

明前燭華

從文物看古人的生活與戰爭



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

楊泓 著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明前燭華

從文物看古人的生活與戰爭

楊泓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本社已盡最大努力，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並作出轉載申請。唯部分圖片年份久遠，未能確認或聯絡作者或原出版社。如作者或版權持有人發現書中之圖片版權為其擁有，懇請與本社聯絡，本社當立即補辦申請手續。

©2009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09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omestic Life and Warfare of Ancient Chinese Revealed: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167-8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 序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幾乎土崩瓦解，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活體驗，也隨着西潮的波濤，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晚清的自強與改革，其實是自救與圖存，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先是軍事的改革，「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再來是經濟的、政治制度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前腳還未離開，後腳又到。自強運動不靈，便有戊戌維新；維新失敗，便有辛亥革命；革命推翻帝制，卻帶來了軍閥割據，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之後更深入到民間，調動全民的參與。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革命之不足，還要「繼續革命」，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文化砸爛，斯文掃地，到了革無可革之時，這才否極泰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總是大起大落，大取大捨，矯枉過正。到了21世紀，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全盤西化」；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尊孔讀經」；大多數人都了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打倒孔家店」、「崇洋媚外」、「推翻吃人的禮教」、「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交叉喊話，來回挑釁。

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也就難免畸型，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以為「除舊佈新」、「破舊立新」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建立輿論權威。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推倒重來」的文化態度，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甚至配合政治運動，實踐「矯枉必須過正」的荒謬理論。

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為認識的座標，只幻想着當前的參與與投身，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以達成士大夫「先憂後樂」或「知識分子良心」的願望，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知識」為甚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企圖謀求個人名利，固然是下焉者；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太講究價格與利潤、太迷信當前的實效，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我們看到許多政府、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也算好事，另方面卻以麥當勞與迪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變為賺錢的工具，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

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以《高尚的快樂》作為書名。這裏摘錄兩段，說明我所謂的「高尚的快樂」是甚麼：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Demokritos)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可惜大都散佚了。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充滿了智慧：

「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

甚麼是高尚的快樂？德謨克里特沒說。或許他說過，卻散佚了；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管他說過沒有，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因為明確指出了，快樂有等差，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

問題還是回到：甚麼是高尚的快樂？也許18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提供了解釋。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把藝術分成兩種：為了感官享受的「快適的藝術」，與提供反省快樂的「美的藝術」。前者「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後者則「是一種意境……雖然沒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宗白華譯）

也就是說，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當前的歡娛消遣」。

人類創造文明，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更高尚，是人異於禽獸、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中國文化也不例外，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其中有成功的愉悅，也有失敗的痛苦，有造福人群的績效，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最實在的資源。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我

們才會了解為甚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為甚麼人際關係要和諧，為甚麼應該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為甚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

香港城市大學於1998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如網路教學、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文化古蹟考察等等。為了舉辦文化講座，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到城市大學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進行了四年，成績斐然，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

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也是一般人了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有鑒於此，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

這套系列從構想、企劃，到印成白紙黑字，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中國有句俗話，「眾人捧柴火焰高」，也就是集思廣益、集腋成裘的意思，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得多，充滿了樂觀向上、欣欣向榮的心情。我們推出這套「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的過程，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合作無間的精神，與城市大學的校訓「敬業樂群」（語出《禮記·學記》），倒是若合符節。

既然提到了《禮記•學記》，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與同事、同學，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

鄭培凱

2002年11月1日

文物與歷史：序《華燭帳前明》

近十幾年來，考古文物的發掘與研究，提供了大量實物材料，擴充了歷史研究的版圖，也拓展了人們的歷史文化視野，讓我們對人類過去的生活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王國維在一個世紀前提出的歷史研究新方向，要結合地下文物與歷史文獻，過去是以夏商周三代為研究重點的。一個世紀過後，春秋戰國以降的考古發現往往更令人驚嘆，如秦始皇陵兵馬俑坑、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南越王墓、北魏司馬金龍墓、唐李賢墓、法門寺地宮、赤峰遼墓，乃至於近年發現的粟特人虞弘墓、安伽墓，還有長安、洛陽古城規模的發掘，都使人大開眼界。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壁畫，不僅美不勝收，成為美術館的珍藏，更因為中國人「事死如生」的信仰與習慣，讓我們清楚認識了古人生活的具體情況。

楊泓教授長年以來研究古代兵器，又對考古出土的日常生活器物特別注意，是開創美術考古的重要學者。他的研究方向，不同於傳統美術史的就器物本身談造型美、就書畫本身談筆墨揮灑，而是結合歷史文獻及出土的環境與情況，把出土文物作為文化生活史的具體新材料，展示出古人日常生活的圖像。我邀請他多次來到香港城市大學，做了一系列的講座，集中展示這種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的研究成果。他的講座系列主要探討了先秦至隋唐的兩個方面，一是日常生活圖景，二是戰爭形態與武器。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古人的家居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使用什麼樣的家具，如何待人接物、應對進退，如何裝飾自己的居所，如何利用空間，如何架起帷帳、置放屏風，如何製造與使用青銅座燈來照明，如何精心擺設熏爐與席

鎮。同時，也可以了解古代戰爭使用戰車與兵器的情況，知道古人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人仰馬翻的廝殺實景，知道陸戰的騎兵如何配備馬具，馳騁疆場，水軍如何建造戰船，如何在波浪滔天的江河湖泊中進行戰鬥。

楊泓教授把整理修訂過的講稿，輯成《華燭帳前明：從文物看古人的生活與戰爭》一書，交由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要我寫篇序，令我惶恐不堪。我雖然對文化生活史十分關注，但研究的重點是在隋唐之後，特別是明清一段，對上古史與考古文物的認識，還不足以深刻評介楊教授的研究成果，僅能粗略介紹一二，提醒讀者的注意。

書中討論古代家具的使用，並不止是簡單敘述先秦兩漢席地而坐的習慣，逐漸演變成隋唐之後的使用高座家具，如胡床、椅子，而是結合考古資料，放回到歷史上建築空間的變化與禮制習俗的持續，來探討坐具逐漸演變的原因。楊教授的細緻分析與探討，讓我們理解生活習俗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於不同歷史因素的相互影響，甚至制約，才會產生或急或緩的變遷。不明瞭具體的歷史情況，如木結構採光與空間設計的變化，禮儀習俗的遵守與廢棄，就不能清楚理解古人的尊臀是如何從席地而坐成為高坐椅端的。

全書論據紮實，立論審慎。如討論古代中國戰車，就對三個關鍵議題，採取謹慎保守的態度，認為考古出土的材料還不足以遽下定論。一是，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南側大路雖然發現了車轍痕跡，但是並不能遽定為馬車留下的痕跡，只能證明當時已經使用裝輪的車子。二是，何時出現作戰的馬車，是否在商代早期就有了？以目前考古發現而言，只能說安陽殷墟出土的馬車裝備了兵器，證明商代晚期確實有戰車。這就引出第三個最有爭議性的戰車起源問題，究竟是本土自發，還是西亞傳來？他的觀點十分謹慎，以為出土資料還不足夠遽下結論。

由於許多考古發掘報告遲遲未出，有個別的新發現文物資料，還無法提供給學界使用，也就無法納入本書的探討。如書中討論漢代的熏爐，涉及的材料主要是青銅工藝製品。雖然也提到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陶熏爐及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陶製熏爐，但對於陶瓷熏爐的探討十分模糊，因為考古公佈的材料不多。楊教授特別提醒我們，「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燈和熏爐等日用品的材質有一個較大的變化，就是新興的青瓷工藝用於製作燈與熏爐等日用品。」他舉出的考古出土文物實例，有江蘇南京清涼山出土的孫吳甘露元年（265年）銘熊柄青瓷燈、宜興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前將軍周處墓青瓷香熏等，都是比較早期出土的零散材料，但是他的總結觀察卻極有睿見。我近來到慈溪上林湖青瓷窯址考察，經浙江考古所發掘工作人士指點，探訪了沿着上林湖畔綿延十餘里、從東漢到宋代的窯址，並從出土材料中看到一些三國兩晉的青瓷熏爐。不禁相信，隨着更多的考古資料公佈，楊教授的研究方向，結合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一定能夠大放光彩，使歷史研究在展現古代文化生活方面，成為顯學。

鄭培凱

作者簡介

楊泓，男，滿族人，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教授。楊泓1935年12月12日生於北京市，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門化學習，1958年畢業。自1958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後擔任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及副研究員等職位。1990年7月開始任該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並為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泓自1998年開始，擔任《文物》月刊編輯委員會委員。2005年被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楊泓主要研究中國美術考古和中國古代兵器考古。先後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體編著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和《考古精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十年紀念》等書的部分撰寫工作。自1958年在《文物參考資料》(現《文物》)發表論文〈高句麗壁畫石墓〉以來，迄今已在《考古學報》、《考古》、《文物》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逾三百篇。主要學術專著有《中國古兵器論叢》、《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古代兵器通論》等。曾被聘為《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古代兵器》學科主編，主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古代兵器分冊》。



講座系列

華燭帳前明

從文物看古人的生活與戰爭

目 錄

總序	vii
文物與歷史：序《華燭帳前明》	xiii
作者簡介	xvii
一 席地起居——先秦至漢魏的家具	1
二 高座跂踞——南北朝至唐宋家具	25
三 屏壁生輝——古代居室裝飾	57
四 燈和熏爐——古代居室日用品	73
五 戰車和兵器	95
六 騎兵和馬具	121
七 水軍和戰船	145
八 千里共嬋娟——中國與海東諸國的交流	159
後記	175

一 席地起居——先秦至漢魏的家具

公元前 203 年，韓信平齊後，遣使向漢王劉邦要求任其為「假王」：

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¹

張良、陳平能夠伏在漢王身後躡坐着的漢王足，又不被旁人看見，如果像今日垂足高坐椅上，自然不可能，只是因為當時人是席地起居，坐的姿態是雙膝跪地而使臀部坐於後跪的雙足踵上。而且在室內足不穿履，所以張、陳兩人才能從後面躡漢王足而不被人看到，暗中提示漢王不要繼續發火，再附耳低語以求化解漢王怒氣。當時的標準坐姿，可以從滿城西漢墓出土的銅鑲金長信宮燈那擎燈宮女的坐姿看得很清楚²（見圖 1）。西安寶太后陵旁從葬坑中出土陶宮女，也同樣表現出端坐的姿態³（見圖 2）。

一、席地起居習俗

漢代的席地起居習俗承襲自先秦時期，再向上追溯更可至史前時期。新石器時代的居室建築，受制於當時的技術能



圖1 滿城西漢墓鑒金銅長信宮燈



圖2 陝西西漢寶太后陵陶女坐俑

力，室內舉高很低，不能有充裕的生活空間，所以人們只宜在室內坐臥。為了使室內的泥地堅固乾燥適合居住，往往採取敷塗草拌泥，或用火焙燒成紅燒土的辦法；在大地灣發現的史前房址中，地面除鋪土夯實，並鋪壓一層紅燒土外，上面還塗上一層原始的「混凝土」，是用蘆石燒製的水泥為膠結材料並摻入約三分之二人工燒製的陶質輕骨料組成，表面磨平，光滑而堅硬。但是除了供氏族聚會的大型房屋外，一般的居住房屋面積不大，以姜寨聚落遺址為例，中小房屋的面積只有幾平方米到十幾平方米，其中一座因失火燒毀房頂的草泥被燒塌，因而將室內物品原樣原地掩埋，經考古發掘而揭露出史前居室內部的原貌：中央是灶坑，南邊前半部擺滿許多日用陶器，有兩件盆、三件鉢、五件罐和一件甗，還有斧、鏟、球、磨棒等六件石器，魚叉、鏃、筭等骨器，又有一件儲藏有糧食的弦紋罐，

然而只有灶坑旁 1.5 米的地方可供人睡臥，可見室內空間之狹小。低矮的室內也只宜席地坐臥，為防潮保暖在地面鋪墊的獸皮，或以植物纖維編的席，就是人們最為古老的家具。當時使用的日常用具，都是按照席地起居生活而設計和製造（見圖 3），所裝飾的圖紋也是以適宜人們 45° 角向下俯視能欣賞到最美的畫面⁴（見圖 4）而設計。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木質家具，是從山西陶寺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大約是距今四千年以前的遺物，是一些上面放置有陶罍、木斗等飲食器的低矮木案。有的木案上塗有紅彩，還在塗紅彩的案面四周塗白色邊框，又有旁邊放有石刀和豬骨的木俎⁵，表明當時身份較高的人已開始使用簡單的木製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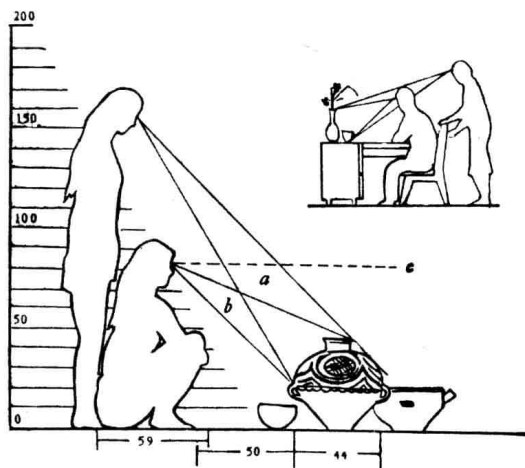


圖3 古人與今人觀看器物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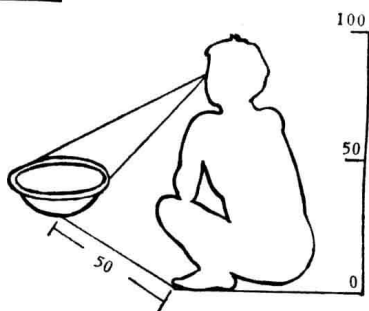


圖4 史前人蹲坐姿態觀看陶器圖示